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  
第二十二回 談離合錦囊私解字 救莊鄉黃石兩興師

少青雖娶了龍飛、雪燕，只是那錦囊中的字無人解得，橫胸中不懌。思量要往紫藤鄉，尋那余余子，又恐嬌鸞阻當，私同雪燕商酌。雪燕曰：「此人為俺鄰人，忽翁外孫女兒名阿容，自幼與俺善，讀書過目不忘，深沉有大志，八歲時其舅忽蘭，教之吟詠，有『丈夫竟說英雄略，女子豈無王佐才』之句，忽蘭大驚，歎曰：此女他年不可測也。忽蘭嘗以百金購得山外異書名登壇秘錄，為我朝開國功臣劉青田先生所著，以示容容。閱已，擲之地，徐謂蘭曰：行兵之道，奴鬼役神以陰陽造化為消息，既有語言文字以示後人，而猶稱秘錄，此秘字已不通之極。餘何問焉。蘭又大驚曰：此女他年誠不可測矣。又嘗斫木一百二十八枚，枚高二寸廣一寸三分，以意造一陣圖名太極陣。每一枚當百人以兩枚為一隊，合六十四隊，為太極。其枚半紅半黑，以法陰陽。初分兩大隊法兩儀。忽變而為四隊，而八隊，而□，四隊其中，有順有逆，有正有變，忽左旋忽右旋，又名歸藏陣。又嘗以木匣置機，測天行度，不差累黍，其聰明類如此。母曾夢五色芙蓉一株，摘簪之，遂孕容。容生而顏色姣麗，紫光恒照人。五六歲時，一尼見之而歎。因捨地下塵撒之，漸漸的准低眼小，頰削而發枯黃。父沒後，貧極，敝衣垢面，無問名者。一幼弟名枝，甚蒙拙，容嘗謂俺曰：使容登壇作諸葛，汝關趙之流也。故與俺善。俺為報仇，殺死多命，與兄逃去為盜。此後音信遂梗。公如不以貌選，何不聘為娘子，作個女軍師。以公兵強將猛，威振三莊，何難混笏山為一統，作個笏山王。」少青大喜，拍著雪燕的肩曰：「娘子知吾心也。煩娘子拿起錦囊洩他一解，以釋某心，然後擬聘。」雪燕遂懷錦囊，備了馬匹，教紫藤鄉那個軍卒引導，直奔紫藤鄉來。至那大榆樹下，只見石上擺著半籠的炊餅，地下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廝，拿瓦片兒玩著。軍卒曰：「你姐姐往那裡去？」小廝曰：「我姐姐才出恭去，你尋他怎的？」軍卒指著雪燕曰：「有位娘子尋他，速去喚來。」那小廝將雪燕看了一眼：「呵呀，這馬上坐了個綠妖精，如何說甚娘子。」軍卒喝曰：「多嘴你快去罷，遲些踏爛你的餅。」小廝慌的跑進土屋裡去了。少頃，見那小廝扯了個蓬發破衣的黃瘦女子，從土屋裡走將出來。雪燕忙下了馬，向前拉住曰：「容姐姐，認得阿冬麼。」那女子想了一會：「呀，冬妹妹，聞你做了尼姑，是誤傳的麼。」雪燕曰：「並非誤傳，待俺拜了姥姥，才好說得。」遂教軍卒門外等著，相攜進那土屋裡。花容指榻上那盲媪曰：「這便是兒的母親。」雪燕拜了。花容向姥姥耳畔說：「是母親外家隔鄰的阿冬來探候。」母曰：「阿冬，這幾時不見了你，我兩眼漸漸的盲起來，你長大了好些，前來給我們捫捫。」雪燕沒奈何，只得上前。母曰：「你身上藏的甚麼，這等香。」又伸著手向他頭臉上捫將下去，「呀，你髻上觸手顫顫的，戴的甚麼？你這衫這等軟滑，可是緞子的麼。」容又向他耳畔說著：「頭上是七寶搔頭，百花抹額，穿的是織成團鳳的紫羅衫。」母笑了一笑，又捫將下去，拿那裙幅，捫了一回。笑曰：「好裙子，繡得好麼。」容向耳畔說，曰：「是條泥金簇蝶東坡縵繡裙。」母曰：「阿冬，你是幾時發了財的？」雪燕只是笑著，行開去。母叫：「阿容你有好茶拿幾個蒸餅兒給他吃。」容應著，握雪燕的手，入廚下掇條矮凳兒並坐，一頭烹茶，一頭問著雪燕將近來的遭遇，細說了一遍。說到錦囊的事，容曰：「這錦囊既是你師給的，便該還問你師，如何尋我？」雪燕曰：「我師浮雲蹤跡，踏破鐵鞋亦尋不著，知姐姐胸參造化，故莊公特使俺來拜求姐姐。」容提著茶同雪燕到臥房裡，那臥房雖是矮矮的泥屋，卻也擺設得雅潔，桌子上列著花瓶筆硯，架上俱是一函一函的書，或是卷著的。幾張竹椅卻甚乾淨，飲了茶，吃了些蒸餅，雪燕遂將出襟上這錦囊來遞與容。容拆開看了一會，又將手指兒向那字裡格了一回，點頭曰：「這不過是拆字的法，有甚難解。」雪燕立起來問他的解法，容指著曰：「壞土是土字上加個一，合成一個王字。巴山之旁有一老，是巴字左邊一個老字，叱下口仍留日上瞳矓，是將老字這個匕除下來，留這口字，加巴字上，豈不是個邑字。那老字除去匕加個日字豈不是個者字。邑者合成是個都字。止剩半絲兒曳不休，前叱字除去口，剩個匕，合著止是個此字。絲字剩一半，合上此字是個紫字。兩在上水在旁假若無人，假字無了那人，豈不是個段字。合上兩字成個霞字。吾當與同，是將這同字，合上水旁，成個洞字。總言之，不過王都紫霞洞五字。其意教顏公建都紫霞洞，才能成得王業。蓋紫霞洞在北，地勢高，面南而治，得高屋建瓴之勢。旨哉，言乎，顏氏其興矣。」雪燕曰：「姐姐真個女諸葛。今顏公渴慕姐姐，寤寐之求，懼不得當。姐姐何不趁此妙齡，身未許人之際，諧魚水之歡，奮鷹揚之烈，使不負所學乎。如肯俯從，千金之聘，即賁蓬門矣。」容笑曰：「蓬門之女，懶散已慣，誠不能為人馳驅。妹妹無作此不入耳之言相勸。」雪燕曰：「記童時嬉戲，姐姐謂他日得為諸葛，以關趙待妹，今其時也。時可出而不出，日月不能待姐姐矣。」容曰：「此素願也。但轉思之：與其捧心蹴E身渥殊恩，何似若耶溪上逐伴而浣紗；與其食少事煩死而後已，何似臥龍崗上抱膝而吟梁甫乎。」雪燕欲再語時，見日影將斜，恐從人不能久待，出黃金二錠，將顏公意相謝。容推讓了一回，雪燕曰：「周之可受也。」容笑曰：「顏公知容有老母在。」遂受之。